

南北史合注



兄子玄女妻湛

宋書曰湛為桓玄中書黃門侍郎出補桓修撫軍長史

宋武起兵以為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為尚書右僕射宋武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宋武時宋武冲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柏谷塢泰議授使未畢不拜晉帝堵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乃王

胡之外甥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又嘗甥湛於公坐  
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十  
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文帝即位以后父加贈謚曰敬  
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涇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五戶  
弟豹字士蔚

宋書曰豹亦為謝安所知累遷劉毅撫軍諮議參軍  
兼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上疏曰國因民為本民資  
食為天今接凶荒比屋困餒積疲之黎難用克振司

牧之官莫或為務依勸督故典迷民情屢變譬猶修隄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繆挂於昔絃忽宮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患生於本治之於末也天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以浮譽則比周道昔游者言歸游子既歸則商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周役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蕪壑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勤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雕偽者賤谷價重

矣耕耨勤瘁力殷收寡工商殷豫用淺利深增商販  
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未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無義  
從之徒在野靡蕪并之黨給賜非可思致力役不入  
私門則游食省而肆勤衆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  
慢顯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力者欣而惰  
者俱穡人勸矣凡此數事蒞以清心鎮以無欲勗以  
無倦翼以廉謹含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暮歲則心  
化漸漸澆薄日享矣

好學博聞善談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  
為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大夫  
人有司奏許劼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  
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官詔平贖  
論後為丹陽尹太尉長史

宋書載曰高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使劼為檄  
文曰日者王室多故夷并遺紛波振塵駭輦及遐裔  
最爾譙縱編戶黔首同惡相求是崇是長肆反噬於

州相播毒害於民黎卑我西服隔閭皇澤自義風電  
靡天光反燁照哲舊物烟燭區宇以庶務草瓶未運  
九伐自爾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間招  
聚逋叛共相封值浸擾我蠻獠搖蕩我疆垂我是以  
有治洲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桓譙析首譙福鳥  
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露晞南寇埃埽孤  
職是經畧思一九有瞻望巴漢憤慨交深或直指成  
都或進自墊江或電曜外水或濟自劒道神兵四臨



天網宏掩衡翼千里金鼓萬張以此攻戰誰與為敵  
況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山陝之隘在我境  
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衡四達實無鄧  
艾錦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  
倍當全蜀之彊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樊劉  
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邯折謀伯約挫銳故知成敗  
有數非可致延此皆蓋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如盧  
循彊如慕容超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

蓋汜鉄馬千群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左  
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里萬首故知逆  
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切著明者也梁  
益人士咸明王化雖驅迫一時本非與主豈不邇誠  
南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蘓之幸而一方懷後來之  
怨王者之師以仁為本齊斧所加縱身而已其有矜  
紳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列肆安堵  
審擇吉凶自求多祐大信之明歟若朝日時具迷復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姦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諸父芝同澗河決金堤淵丘  
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

義熙九年卒官以參伐蜀追封南昌縣縣五等子子淑  
改忠義顓字國章初為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  
昌縣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  
鸞以母廢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帝微有廢立意從  
容言之顓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  
顓亦厲色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又

以深慶之才用不多言論相嗤毀顓又陳慶之忠勤有  
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景  
和元年誅群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俄  
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顓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  
事尋復反以為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  
往反數日不被命顓慮禍求出

宋書曰沈慶之為顓固陳乃見許

乃除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顓舅蔡興宗謂曰

襄陽至惡豈可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修德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鄧琬歎狎過常美清間必盡曰窮夜顓與琬入地本殊衆知其有他志及志襄陽使劉胡善修兵械會明帝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顓異志已定

本史異志作反意然顓忠於孝武不得言反史以成

敗論人耳今正之

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明帝顓子秘書丞職曰一奉表  
疏便為彼臣以臣伐君為義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皇  
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  
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  
左僕射

宋書載明帝使朝士與顓書曰自王室不造昏凶肆  
虐主上体自聖文辱均夏臺幸殄鯨鯢爰集寶命吾

等獲免刀鋸身奉惟新緩帶談笑擊壤聖世汝雖劬  
勞然於外心期所寄江漢何遠自九江吾變皆謂鄧  
氏枉背頗塵吾子聞此之日能無駭惋凶人反道敗  
德日夜滋深非惟毒流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  
虐崇憲燒宗廟鹵御物然後蕩覆京都必使蘭猶俱  
盡自非聖上俛眉遜避維持內外則赤縣為戒百姓  
其魚矣既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  
若不子民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群下構慝妄生窺

顓成軫惑燕貫高亂趙譏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  
冠冕儒雅世襲何遠遺郎中清軌近忘太尉純槩相  
與或群從舅甥或姻婭周款一旦胡越能無悵悵若  
款誑所至邪說無窮當誓衆奮戈剪此朝日若自延  
過聽迷塗未遠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鈎見相跂予  
南服寤寐延首山門蕭瑟松庭誰掃言念焚路豈不  
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疾時尚書右僕射蔡  
興宗乃顓舅領軍將軍表槩乃顓從父弟故書云



顓本無將畧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唯賦詩談議  
又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  
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顓換裏  
陽之資顓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  
往來之言言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為不勞攻伐行自  
離散於是擁甲待之明帝使顓舊門生徐顓奉手詔譬  
顓曰卿未經為臣今追蹤竇融猶未晚也及胡叛走不  
告顓顓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飛

驚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遁至鵲頭與戍主戍伯  
珍及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主山間宿殺馬  
勞將士顗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  
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  
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  
伯珍請求間言乃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  
降湛之因斬伯珍因送首已為已功功明帝憤慨流尸  
江顗子職昂職為黃門侍郎戍宣城尋陽敗見害顗弟

子彖字緯才父覲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武陵內  
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  
不就顓臨終與兄覲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懋先基矣  
史公彖小字及覲見誅宋明帝投尸於江不許斂葬彖  
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尸四十餘日乃得未痊石頭後岡  
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帝崩乃改塋顓從叔司  
徒聚祖舊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仕宋為齊高太傅  
相國主簿秘書丞

冊府元龜曰永為秘書丞曾駁國史樞超立處士傳  
其言曰夫士關策用方得立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  
斥皇王陵鑠將相此介偏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  
書未傳班史莫編但一介之善無緣頓畧宜列其性  
業附出它篇

仕齊為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  
官後拜廬陵王子卿諮議時南郡江陵人苟將之弟胡  
之婦為曾口沙門門所淫夜入口家蔣之殺沙門為官

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耻欲忍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啟州荊州刺史廬江王子卿求博議錄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幾迫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異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踈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為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簿王晏為人晏請

交不答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剪爪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為臣說之帝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付東冶妹為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八歲見武帝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在今在上方臣母悲泣不食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為兒赦之既而帝遊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晏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

之後為侍中晁充腴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  
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之如如親閨門孝義  
隆昌元年卒謚曰靖晁宗人廓之另見昂字千里父顓  
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  
語之遂免或云顓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携抱匿之廬山  
時州郡求昂於野忽從乳媪匿所見一彪因去遂免會  
徒得出猶徙晉安在南惟勤學至元徽宗聽還時年十  
五初顓敗傳首建業藏之武庫以漆題顓名為誌至是

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  
人以為孝感莖訖更制服廬人倫因父亡哀憐其幼孤  
常撫視抑譬之昂容質修偉冠絕人倫因父亡不以理  
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冢同見從叔司徒掾掾謂冢曰昂  
幼知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為王儉鎮軍府  
功曹吏儉後為丹陽尹獨引見昂於後堂指北堂謂曰  
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  
曰昂昂若干里之駒在今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



里後為衛軍武陵王曄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昶卒昂為昶所養乃制菽服人怪問之昂致書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冲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曄曠同才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

在終彌故此思此愛畢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復為諸  
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梭與從弟毅同居毅亡梭  
為心服三年仲由不除姊喪亦緣情制制雖識不及古  
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期齋不圖門哀禍集一  
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  
欲遂素志庶寄其固慕之痛少仲無已之情雖禮無明  
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  
次後為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財

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家時號正直初昂為洗馬明帝  
為領軍欽昂風素頻昂駕及踐作奏事多留與語謂曰  
我昔日以卿有美名親經相詰昂曰陛下在田之日遂  
蒙三顧草離帝甚悅尋出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  
職以喪遷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  
風止餘舟皆沒唯昂舟獲全或為精誠所致堊訖起為  
吳興太守永元末梁武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  
梁武手書喻之曰無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

孰能匡機來不最圖之宜早頃籍聽道路永欲損顧一  
隅既未喻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  
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啟運百姓來蘓吾荷任前  
驅掃除京邑屠潰之期當不云遠兼熒或出端門太白  
入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  
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  
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  
盡將欲何依去就之宜幸家詳擇昂荅曰都史至辱降

嚴告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隅偏隅一郡  
何能為欲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尉自承魔肺莫  
不膝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  
無施直自東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至  
其愚默寧沮衆帥之威幸籍將軍含容之大可得從容  
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  
旦非唯物議不可亦可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  
哭時梁武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表

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容辱  
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梁武亦  
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為後軍臨川王宏參軍事

惜哉昂之不得與而家淑聚同改忠義也豈非與馬  
仙碑固欠齊室一死耶

昂啟謝曰臣徧歷三墳傳詳六典廵校賞罰之科洞檢  
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主之  
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鄩邑方構有崇侯之伐

未有緩憲於斯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  
生如臣者也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雁直木固  
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  
仰屬風行風驅電掩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  
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太義狗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  
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  
慕君魚保境在失師捐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  
徇衆誰曰不然幸因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

薪粲遂乃頓釋鉗赭飲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  
楚遊陳天波既洗雲由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  
之難臣之所何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武帝荅  
曰朕遺射鈎卿無自外尋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  
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  
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  
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曰士固不妄  
有名十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令左僕射徐勉



勢傾天下在昂處晏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盃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齊閤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為貴昂在朝謬謬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子孫雖不見用檀聲朝野自是告老乞骸不干時務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卒時年

八十詔即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因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論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官無慙鄉里往天吳興屬在昏名之際既聞於前覺無誠於聖朝不識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得全門戶自念負罪私門階榮絕保存性命以為幸甚不謂叨竊寵臨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輒啟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不

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聖朝遵古如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脫有增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謚穆正有集二十卷初昂之歸梁有馬琕者亦以義烈稱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仕齊位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為說酒乃斬於軍門以徇梁武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

軍中無請乃免及梁武至薪林仙琚舉哀江西口抄軍  
建康城平仙琚舉哀謂衆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令  
衆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如親老何我為  
忠臣君為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內兵  
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兵十圍之數十重仙琚  
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方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  
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梁武使持表昂  
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又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

勿忌卿勿以義使斷運苟自嫌絕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之飼之便復為用

此必使官因仙琚先抗後降故甚其辭耳但不知死之日何顏見故人姚仲賓

梁武笑而美之俄母卒梁武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琚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琚每戰恒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琚曰大史

夫為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  
可論為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請謚以功封含洹  
縣伯遷司州刺史魏豫州人白早生以懸弧來降敕仙  
琕赴之又遣直閣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為援仙琕進  
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弧魏中山王元英攻  
懸弧執齊苟兒進擒馬廣送洛陽仙琕不能救會超等  
亦相次退散魏軍進據三關仙琕坐徵還十年朐山人  
殺琅邪太守劉晰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州

刺史盧昶以衆十萬來拒

通鑑考異曰據盧昶傳先兵九千後益兵六千止給  
四千所謂十餘萬夸辭也

仙琚累戰破走之

梁書曰先琚縱兵乘之魏衆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糧  
馬牛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

進爵為侯遷豫州刺史加都督仙琚自為將及居州郡  
能與士卒同勞逸身依不遇布帛所居無緯幕衾屏行

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  
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克捷士卒亦甘心為  
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軍諡曰剛初仙琚幼  
名仙婢及仗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云子巖夫嗣昂  
子君正字世宗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侍侍左  
右家人勸令暫卧荅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立位太子  
庶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自公子早得時豫為豫  
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萬世容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



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世榮云須疾者衣為信命  
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去乃言神將送與北斗  
君君正使檢諸身獲之衣裏以為亂政即刑於市而焚  
神一郡無敢行巫邇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  
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蒞事有名稱而  
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張太墨攻之新城戍主戴僧  
易勸令拒守已以戍兵自外擊之君正不能決吾人陸  
映公等懼不濟賊種族其家勸之迎賊君正性怯乃送

米及牛酒效迎賊

此亦昂始抗終降之流弊若昂或死之不然亦不士  
君正其無此乎

賊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子樞字踐言美容儀  
性沈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資產克積而樞獨處  
率素傍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游榮利之懷淡如也侯  
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疾當父亡時四方擾亂人求苟  
免樞居喪以至孝間王僧辯平侯景鎮建鄴衣冠爭往

造請居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泰中厯吏部尚書吳興  
郡太守永定中徵再遷都官尚書掌選樞博學明悉悉  
舊章初成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藏生  
子昂主及昂並卒於梁時武帝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將  
葬尚書請議加藏駙馬都尉并贈昂官樞議曰昔王姬  
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  
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立侯尚主自期以後降嬪素族  
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

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為一號齊職議曰凡尚公主  
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為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  
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蚤而醕所以加駙馬之  
位乃宗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  
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阼  
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  
帝女新安公主主早亡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  
二例足以校明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為當

天喜三年為吏部尚書領丹陽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  
令葬訖停宅事郡事復闕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  
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樞舉薦多會帝旨謹慎周密清  
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  
僕射率謚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弟憲字德章幼聰敏  
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具一館在憲  
宅西憲帝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  
嗟服大同八年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

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為國子正言生祭酒到澆目送之  
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宏正位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  
欲策試否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  
門客岑文豪與憲侯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  
乃延憲入室授以塵尾令憲豎義如謝岐何安在坐弘  
正謂曰二賢雖窮奧曠得無憚此後生耶岐安乃適起  
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教之酬對間敏弘正謂安曰  
安卿所問或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辨

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御還諮  
表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時生徒徒對策往往行賂  
文豪請具束修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  
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荅剖析如流到漑顧  
憲曰表家世忠其有後矣及父君正將之吳郡漑祖道  
於正鹵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  
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  
南沙公主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秘書郎遷太

子舍人侯景冠遂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陳  
武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勣謂  
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禮不應致拜衛尉趙  
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授命授中書  
侍郎兼散騎常侍與王門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  
初乃還泰建二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章王叔  
英不奉法度取人馬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朝野嚴憚  
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是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



即是間為帝言之所中理甚衆嘗陪晏承香閣賓退後  
孝宣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晏終日帝謂俊曰  
表家故為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  
任固辭累遷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要屢表自解任帝  
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士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  
錄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左僕  
射至是憲為右僕射臺省目樞為大僕射憲為小僕射  
朝廷榮之及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樞俱受顧命始

興王叔陵肆逆憲指揮部分預有力馬後主被創病篤  
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郡情喁喁冀聖躬  
康復後事之委未敢封詔詔以封功建安縣伯領太子  
中庶子尋除事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復行釋奠禮  
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太子頗不循典訓憲手  
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告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  
納心無後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  
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賞憲厲色折之曰

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  
夏竟廢太子為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荅曰表德章  
實骨鯁陳即日詔為尚書僕射徵明三年隋軍來伐隋  
將賀若弼進大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唯  
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但以  
追愧卿可謂歲寒後凋非唯由我無得亦是江東衣冠  
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  
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待之不

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憲拜哭  
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喜其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  
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  
將軍安武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  
師業君正弟敬字子恭純孝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  
倦仕梁位太子中舍人魏克江陵流寓嶺表陳武受禪  
敬在廣州依歐陽顥顥卒具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為  
陳逆順之理言甚切至不從孝宣即位遣章招達討紇

紇將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為太子中庶子歷金  
紫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謚曰靖德弟泌字文  
洋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脩謹仕梁歷諸王府佐  
侯景之亂泌兄君正為吳郡太守梁簡文在東宮梁泌  
為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卒所  
領赴援城陷依鄱陽嗣王範範昏遂降景侯以蕭淵明  
侍中使齊陳武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王琳所  
及莊稱尊號以泌為侍中丞相長史中敗衆皆散唯泌

獨乘輕舟送莊達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令共入齊然後拜辭歸陳請罪文帝深義之

泌雖名義終多一降雖然義以降景為愧矣

累遷通直散騎常侍郎中中聘周及孝宣入輔以泌為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後歛手足旋塋無得受贈謚其子迷泌遺意朝廷不許紫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質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所以據

洪圖而輕天下恡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  
誥投軀殉主罕遇其人觀夫宋齊以還袁門世蹈忠義  
固知風霜之槩松筠其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  
取貴顓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豕之出處所蹈實憇家  
風繫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頸草豈此之  
謂乎昔王經峻節既被旌於晉世槩之貞固亦改鑒於  
齊朝其激厲之方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  
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馮隆從

舟夜還至即叩扉入郡嘯父本為玄所授聞玄敗開門  
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往明日乃移季恭到任釐整  
浮華剪罰遊惰境內肅清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  
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為十山王居郡廳事二十石  
常遊之季恭居廳事竟無害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  
八年復為會稽內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為右  
僕射又讓不拜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是歲宋  
武北伐季恭求從以為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臺



初建以為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  
事東歸帝餞之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  
加開府儀同三司累年不受卒遂以為贈子靈符歷會  
稽太守靈符家本豐富屋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  
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  
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荅對不實坐免尋又  
復官靈符慙實有堪幹不存華飾每所蒞官政績修理  
廢帝景和犯忤近臣為所讒搆遣使鞭殺之二子湛

之淵之於都賜死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  
淵之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  
與妻吳氏共罵母王氏令死黃忿恨自縊已值赦按律  
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妻謀殺夫之父母亦  
棄市會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  
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  
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  
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

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  
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  
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  
淵之議吳免棄市靈符弟靈運子琇之琇之有吏能仕  
能仕齊為烏程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  
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  
不為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後無左  
民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

姜二十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琇之晉熙王錄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死子臻臻子幼孫三傳至奐字休文數歲孤為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三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

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為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炯為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與廷議理之竟得白侯景陷建鄴朝士並被拘繫或薦與於賊帥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與獨無所下或諫與曰不宜高抗與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媚凶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與保持之得全者甚衆尋遭母喪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與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

守持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辨先下辟書引  
為左西掾梁孝元即位荊州徵吳及沈炯僧辨累表請  
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見重朝廷如  
此僧辨為揚州刺史又補中從事史時候景新平每事  
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吳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  
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吳陳武帝作相遷給  
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肅執來冠四方壅隔糧道不  
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吳建康令武帝尅日決戰

乃令與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間得數萬裹軍人  
旦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寇兵陳永定三年除  
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  
實自後二千石多行侵暴與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  
唯以單舸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號神君曲  
阿富人殷綺見與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與曰太  
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  
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文帝即位徵為御史中丞與性

範宮衛尉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忠  
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東魯掾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父厥光祿大夫琳之強正  
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隸桓玄輔政  
為太尉以為西閭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  
之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  
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  
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也穀帛為



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蘊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議精才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明穀帛之弊著於已

試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  
蓋淳薄既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  
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  
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  
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  
由草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  
嗣位輕之則緩緩則人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  
以見美於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罹

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  
前賢悵悵議之而未辦鍾繇陳群之意雖小有不同欲  
以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  
為輕法

宋書曰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  
有銘韋絃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覩則  
忽而不戒目陳於前則驚心駭膽由此言之重之不  
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

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遁逃為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立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責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為宜修庠序邨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訓琳之於衆議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辨章官爵立契符言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通用襲封之印

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一印  
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和所達若謂官各  
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為殊也若論其名器雖  
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  
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  
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  
何嫌於即印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  
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一

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  
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  
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  
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  
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  
復兼以游費實為民患者乎凡人士喪議多出閭里每  
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  
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

禮其若此乎謂宜一罷凶門之式

宋書載琳之又曰君子不恥惡食今肴饌尚奢為日  
已久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  
目之費宜為其品使奢儉合中若有不改宜加貶黜  
宋永初二年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  
書令徐羨之曲庇省事倪宗陵犯監司虧違憲典宜免  
所居官以公還第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璵之為  
中從事羨之使璵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

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  
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  
親加臨幸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  
卒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邈子覲字思遠少骨鯁有力  
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中書黃門侍  
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後職  
任閒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  
尚書顏竣奏以覲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應舉帝不欲



威權在下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  
宗謂人曰選曹要重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  
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畀選部  
之貴不異大明元年歷御史中丞鞭令史為有司所糾  
原不問六年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性使  
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  
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閱懷  
為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

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明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帝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舟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

至還東作賈客耶命火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初有輕之之意覬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後為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覬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卽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

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貸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  
年遷侍中後為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明  
帝立召為太子詹事遣庾業為右軍司馬代覲時上流  
起兵帝遣都水使者孔瑛入東慰勞及瑛至乃說覲曰  
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  
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克覲然之  
遂發兵馳檄覲子長公瑒二子淹玄並在都馳信密報  
泰始二年正月並逃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瑛瑛以母

篤老又密邇建鄴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判少子寶先時  
為山陰令馳書報琛謂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  
必有覆滅之禍覲前鋒軍已渡浙江琛遂據郡同覲吳  
興太守王曇主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  
響應庾業既東明帝即命代延熙為義興以延熙為巴  
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命明帝遣  
建威將軍沈懷明東伐尚書張永繼進鎮東將軍巴陵  
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

宋書曰休若移檄東土購生擒覲者千五百戶開國  
縣侯生擒琛者千戶侯如之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  
是東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上因普加宣示曰朕方  
務德簡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  
斷卿等宜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眾皆大悅

時覲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  
奔牛所領寡弱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  
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保破岡休若宣令敢

言退者斬衆小定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集人情乃安時齊高以輔國將軍率軍東伐與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帝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敵形勢敵帥孫曇瓘程捍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捍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捍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即皆摧敗

宋書曰朝士先不知亮上亦弗聞惟尚書左丞徐爰

知之白上稱其驍敢至是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  
決張永嫌其過銳不使居前賊連柵周亘塘道迫狹  
將士力不得展亮乃負楯而入衆軍因之即皆摧敗  
齊高與永等乘勝馳擊又大破之曇瓘因此敗走孔瓘  
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塘

瓘聞吳喜軍至大懼墮牀曰今不遽走將為人擒乃  
焚倉廩東奔喜至倉廩遇雨不燃無所損失

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復制上虞令王



晏起兵攻郡覬憂遽不知所為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  
實趨石陂遇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  
於山嶠村

宋書曰先是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南路出東陽  
淹遣龍驤將軍桂遑征西行參軍劉越緒屯據定陽  
縣巴陵王休若遣沈思仁討之思仁遣軍主崔公烈  
攻其營斬幢主朱伯符首遑越緒諸軍並奔逸淹屯  
軍上饒縣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欲圖之詐

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  
佛不得時進曇復誑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  
淹信而與之曇因率衆入山饗士約誓揚言虎走城  
西鳴鼓大呼直來趨城城門守衛悉委仗觀之曇率  
衆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 又曰子勛偽  
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塘指吳喜歸誠及覲走  
綏封閉府庫以待晏至郡入自北門囚綏付作部其  
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若耶村民

錄送偽龍驤將軍孔叡將斬之叡曰吾年已過立未  
沾官伍蒙知己之顧以身許之今日就死何恨含笑  
就刑孔瑯叛投門生陸林夫斬首送之

村人縛覲送晏晏調曰此事孔瑯之為無豫卿事可作  
首辭當相為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  
是君輩行意耳晏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平生所  
好顧瑯王曇生袁標等並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惟瑯  
子寶與父相失自縊死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斬斬十

七人餘皆原宥覲之起兵也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  
邱陵覲寤私告人曰邱陵者弗平建康其難克乎覲弟  
道存位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以  
為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宋書論曰恭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剿悖亂事惟  
拯溺國道屯宜立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勛  
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  
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甸擅天府從中制外敢能式

清宇乎帝王所居因以衆大之號名之京師其義趣  
遠有以也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  
司徒王謚見而以女妻之為宋武大尉行參軍歷中書  
侍郎景仁不為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理國典朝  
章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嘗建議  
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即位  
補侍中累表辭讓優詔伸其請以為黃門侍郎文帝即

位補侍彌厚俄遷侍中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  
為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  
嘉三年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  
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為中領軍侍中如故文帝所  
生章太后早亡帝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  
駕親往臨哭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為漢氏  
推恩加爵承秦之弊懼非盛明所宜軌蹈君舉必書哲  
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

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帝從之丁母憂葬竟起  
為領軍將軍固辭帝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與  
載詣府服闋還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為領軍湛  
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  
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繼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  
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一旦居前湛甚憤憤知  
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  
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

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  
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帝以為  
然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  
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  
以為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徙景仁於  
西掖門外晉都陽王第以為護軍府密通宮禁故其計  
不行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帝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  
數朝政大小必問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隙者及收湛之



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  
帝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足疾小牀輿以就  
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  
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  
性本寬厚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  
冬大雪景仁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  
大樹既而曰我誤耳疾轉篤帝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任僕  
射下省為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為崇追贈侍中

司空謚文成

宋書載文帝與衡陽義季書曰殷僕射奉國竭誠周  
遊縫綆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為難悅嘆之深不  
能自己

大明五年孝武徑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道矜子恒明帝  
時位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為有司所奏詔曰道  
矜生便有病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除散  
騎常侍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父穆性和謹元嘉中卒

於特進右光祿大夫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黃門侍

郎黃門清切直下應詔闕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

言早有清尚愛好文義闕在秘書閣撰四部書

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

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

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筋曰何無忌諱孚位吏部郎為

順帝撫軍長史子臻幼有名行表梁褚淵並賞異之每

造二公席輒清言畢景王儉為丹陽尹引為郡丞袁昂

先拜秘書丞求臻為到省表臻答曰何不見倩拜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八